

烟台故事

两封有故事的家书

——一位唐山大地震亲历者的烟台情

王学军

我心里始终珍藏着两封家书，家书中蕴含着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我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，那年我26岁。地震后一个多月，我和妹妹、弟弟们在原住房的废墟上搭建了简易房。一位参与抗震救灾的解放军“投递员”，把一封原地址写有我姓名的信交到我手上。我打开一看，竟是以我父亲的口吻，由别人代写的信。顿时，我泪流满面，呼喊弟弟妹妹们，“爸爸还活着！”“在烟台海军407医院！”喜不自胜，我们兄妹都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大地震发生时，我父亲正在唐山钢铁公司经理办公室小书房值夜班，倒塌的水泥梁砸伤了他的双腿。刚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工友们，把他扒了出来。第二天随工厂的汽车转到了唐山遵化某军用机场。后来我们就没有了父亲的消息。

多少天，多少夜，我们一直担心父亲的安危，我们听到更多的是，转出的伤员途中不幸离世的消息。期间，我们多方打听，却始终没有父亲的消息。

后来我们陆续得知父亲是8月6日被抬上火车，转送到烟台的。高烧几天的父亲醒来后，第一眼看到的是戴红领章的军医们。他们连夜为父亲做了左腿截肢手术，同时竭力保住右腿，避免了危及生命的坏死，给予了老人家第二次生命。

父亲手术后，得到了优厚的照顾，稍有不适，大夫们便跑前跑后，忙个不停。父亲每天都悄悄流下感恩的泪水，一个从小过着流浪生活、学徒时吃尽苦头的人，感恩党

和国家对大地震灾民的救助，感恩身边的烟台军民。

我的母亲是在家中房屋倒塌中遇难的。由于父亲伤势严重，我们始终没有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。那年年底，父亲还一直认为老伴儿活着，代笔信中还问这问那。开始我们也想“骗”他先回唐山再说。后来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向医院党组织汇报了实情，请求部队医院的首长们给我们帮助。

半个月后，我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班，后在工作中学习文化的老父亲，写来了亲笔信。这也是我铭记心中的第二封家书。父亲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：“你妈妈的事儿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是医院的平政委、杨教导员和魏干事在几天中，慢慢告诉我的，我不难过，你们也不要难过。我们感谢党和国家，你们要积极抗震救灾，回报国家对灾民的恩情！”看完信，我眼睛噙满了泪水，多好的部队首长，做好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对父亲的思想工作！

1977年1月25日，父亲和唐山的重伤员们一起，离开了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烟台，离开了照顾他172个昼夜的烟台军民。在烟台，父亲由于伤重截肢，大多时间都是卧床。这座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，没给父亲留下一点可以记忆景色。但是烟台军民救死扶伤的精神，就像一座丰碑高高地矗立在父亲的脑海里。1992年春，父亲去世前的弥留之际，还叮嘱我们永远记住烟台军民的恩情。

1986年，在唐山抗震救灾十周

年之际，烟台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我对烟台军民倾诉衷情的稿件，《烟台广播电视报》同时也做了节目报道。

1996年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之际，我走进唐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，参加了“唐山—烟台”两地电台的《空中彩桥》直播，表达我们全家对烟台军民的感激之情。中国青年报《地震，最忆祖国情》专栏也刊登了我对烟台军民的敬意、感恩文章。

令我难忘的是，2006年，即唐山抗震救灾30年之际，捕捉、发现当年烟台军民救护伤员壮举的烟台日报社记者何晓波，与《唐山晚报》《烟台晚报》、水母网等新闻媒体记者一起，为我找到救治我父亲的恩人们。他们是烟台海军407医院的王恒松主任、烟台毓璜顶医院的王月梅医生和医院的平政委等恩人们。他们还专程来唐山看望我和他们救治过的唐山伤员们。当年7月28日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晚8点的《走遍中国》专题节目，还播放了对我的采访。我如实地表达了一位大地震的亲历者、幸存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的气势磅礴的全民族抗震救灾的真实颂扬！

2016年，唐山抗震救灾40年，我的感恩文章又在《唐山劳动日报》上发表。父亲的嘱托，全家四代人的感恩心愿，我要坚持下去！

而今50年了，我珍藏在心里的两封家书，永远激励教育我要感恩党，感恩社会，感恩我们的人民！

舆地广记

牟平塔寺中学

于建章

据1936年于清泮编撰的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：1930年秋，牟平依托城东弥勒寺旧址创办县立乡村师范；次年，学校改制为牟平县立初级中学，同步保留三年制师范班。

若论牟平境内最早开办的中学，并非这所塔寺中学。早在1925年，今乳山徐家镇地界（彼时隶属牟平）便诞生瑞泉中学，建校之初招收一个初中班，后续逐年扩至三个教学班。若论办学规格、师资水准，牟平县立初级中学在胶东县域学堂中独树一帜：它是民国时期罕见的省直管中学，教员均为接受新式教育、具备进步思想的大学生，办学层级远超同期县域学堂。

学校坐落于牟平县城东南一里弥勒寺旧址，即今牟平博物馆南侧一带。据明代焦希程《宁海州志》记载，弥勒寺始建于唐初，由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监造；寺院左侧矗立一座十三级舍利宝塔，亦为尉迟敬德主持营建。因古塔紧邻校舍、辨识度极高，百姓便俗称这所新式学堂为“塔寺中学”。这座矗立千年的舍利宝塔，于1967年被拆毁。

作为省辖重点县域中学，该校组织架构完整、办学体系规范。首任校长为吕遵寿，校内教务主任、训育主任、事务主任及18名任课教师，均由吕遵寿选聘。学校实行三年制初中教学，统一使用省编教材，开设国文、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音乐、美术等完整课程，同时长期附设师范班，兼顾普通基础教育与本地小学师资培育。

建校初期，教室、宿舍、办公用房全部依托弥勒寺原有殿宇改造，随生源持续增长，校舍紧张问题日益突出。1931年，牟平知名实业家、山东“染料大王”张颜山慷慨捐资14000元，在寺院周边增建校舍64间。至1936年，校园已初具规模，各类功能用房合计150间，包含教室20间、教师寝室20间、职员室11间、学生宿舍56间，另配礼堂、饭厅、厨房、学生会活动室等配套空间，校园总占地22亩，硬件条件位居胶东县域学校前列。

学校人事、财政权限直属省级，日常校务委托牟平县代管。每年由县教育局经费委员会专项拨付办学经费12000元，全额覆盖校舍运维、教学耗材与全体教职工薪资，稳定充足的经费保障，让学校教学质量长期稳居区域前列。

自1931年改制至停办，学校累计开设初中班10个、师范班2个，共九级教学班，先后培养毕业生500余人，为牟平及胶东各地输送了大批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才。

1938年初，日军大举入侵胶东。同年8月17日，日军战机轰炸牟平城区，塔寺中学校舍遭受严重损毁，办学被迫中断。彼时寺院殿宇虽残破，但十三级舍利塔依旧完好矗立。

塔寺中学办学虽仅短短七载，却书写了牟平近代公办新式教育的高光篇章。它既是县域少见的省属直管学堂，又承载着弥勒寺千年文脉，见证了牟平千年古城崇文重教的深厚底蕴，是当地不可多得的近现代教育文史印记。

一次采访，二十年怀想

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

2006年5月下旬，时任《烟台晚报》热线新闻记者的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北唐山的牛皮纸书信。这是一封不普通的寻人信，写信的王学军说他是一位唐山市民，也是一位老师，他要寻找父亲的救命恩人——烟台海军407医院的王恒松主任，以及烟台毓璜顶医院的王月梅大夫等人。

1976年，河北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，20多万人在这场大地震中失去了生命。地震发生后，全国展开了大救援，不少伤病号被及时转运到外地救治。这场地震中，王学军的母亲失去了生命，父亲在地震中双腿受伤和他们兄妹失联。作为家中长子的王学军一边灾后自救、照顾兄弟姊妹，一边打听父亲的消息。一个月后，一封来自烟台海军407医院的信辗转

寄到了他手里。王学军这才得知父亲不仅幸存了下来，并且手术后还被照顾得好好的。

自此，王学军就记住了给他父亲第二次生命、也给了他们一家团圆希望的烟台。他在来信中说“30年过去，他一天也没忘记温暖的烟台……”

出于对新闻特有的敏感，我立即向《烟台晚报》分管领导汇报，与新闻部主任和编辑一起商议报道方案，最终决定开辟一个新闻专栏报道“唐山大地震30周年，寻找当年前往唐山抗震救灾的救援人员，以及参与抢救从唐山来烟台的医护人员等等”，由此挖掘出了一大批感人至深的新闻故事，烟台、唐山两地媒体联动策划了“唐山大地震30年，见证新唐山”的重返救援路之行。

系列新闻报道还原了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大地震救援故事，记录下了一个个感人的瞬间。

从那时起，我和王学军老师成了忘年之交，约定除了平日有事联系之外，每隔5年或者10年，互相打个电话、发个邮件叙叙旧。惭愧的是，心里虽有这份约定，整日东奔西走忙于新闻采访的我很少主动联系王老师，倒是他不时给我打个电话，聊聊天家常，就像一位家中长辈关爱孩子一般。

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，王学军老师也年过古稀，在家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。不久前，王学军老师再次寄来一封信，信里依然是感恩烟台军民的无私大爱之心，字里行间传递着“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”的情怀，虽远隔千里之外，赤诚之心依然扑面而来。